

春也萧萧

CHUN YE XIAO XIAO CHUN YE XIAO XIAO

鲁莎 晓三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春也萧萧

鲁莎 晓三 著

T-91/12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91年4月

春也萧萧

鲁莎 晓三 著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：山东沾化县印刷厂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 插页 301 千字

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, 000

ISBN7—5329—0620—5

1·549 定价 4.80 元

人生也有一个“蝌蚪期”，
珍惜你的“尾巴”，
消化你的“尾巴”，
你将是“呱呱”叫的……
反之……

作者题记

- 1 借
- 2 请勿
折角
- 3 借去图书如有污损遗失
等情形须照章赔偿。

内容提要

春也灿烂，春也萧萧，这是生活。

本书的主人公——俊美、聪慧的女中学生费晴，正是脱离了她应走的生活轨迹，陷入了“早恋”的泥淖，沉湎于缠绵悱恻的“恋情”之中，最终酿成了人生的悲剧。作者以纷呈的现实生活为背景，深刻地描写了青春勃发的少男少女们的生活，刻画了“锦瑟年华”和“危险期”这一似乎矛盾而又统一的特定时期的人物复杂多变的心态，塑造了一系列真实可信的人物，从而证明：仅热爱生活是不够的。

本书以当代中学生的“话儿”来写她（他）和社会，文笔透脱流畅，哲理思辩生动深沉。相信能够唤起人们对“教育——未来”的责任心和使命感，也会使其同龄人有所思，有所得……

引 子

一天，那个神秘的男保姆外出散步，主人夫妇趁机双双跑上楼来，想打开男保姆的房门探个究竟，但折腾一阵，房门怎么也打不开。

“别瞎忙了。”

男保姆颇具绅士风度，拄着拐杖回来了。

主人狼狈不堪。

“没什么，”男保姆以他无比宽容的口吻说：“人的天性喜欢了解别人的隐私，我想你们也不例外。但让你们失望了，一到你们家我就换了自己的锁，瞧，这是钥匙。”

.....

人们都好奇，我也不例外。

这日记本是她在学校组织的诗歌竞赛中得的，本子扉页的正中印

有硕大一个“笑”字。当我把奖品递给她时，她和我握手。那手很柔嫩，宛如阳春飘落的柳絮。

“谢谢。”

她脸颊红红的，深深地躬了一下腰身，在阵阵掌声中，象只受惊的小鹿，落荒而逃。

她是我班的学生，叫费晴。原先我料定她将来会有一段美好的前程，然而她死了……

死是一个谜，如果她的这本日记永世不能公开的话。

逐字逐句，我读完了她的这本日记，如嚼槟榔——酸甜苦辣，任我咀嚼，任我回味。其间我有过怅惘，有过愤然，但大多是茫然和慨叹。

读她的日记，引起我许多联想，欲哭无泪。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出于何种动机，要把死者日记连同我的那些或许是多余的联想和妄论整理出来，象一个赤条条的婴孩，坦荡磊落地呈给这个世界。

大家看看吧。

下面这首词并不算隐语——

东君裁匀，新绿弄情，绿锁莺语无数。舞却韶华杨柳岸，一晌梅子初晴雾。

忽现憔悴，落叶回雪，残枝堪留谁住？当时迷离终恍惚，梦断霜月成幽诉。

日记之一

瞧，那篮球场上的男生，忽闪忽闪的，真有点象《荷花淀》里的“修长的苇眉子”。到底是男孩子，个个红脸冒汗，活泼得象群猴儿。

场外的人似乎比打球的人还焦急，长方形的球场硬让人们给围成椭圆了。裁判老师不时朝着人群瞪眼，可人们只是给他个“嘻皮笑脸”。

这场球是我们高二·二班和高二·三班争夺全校男篮冠军的决赛。赛前，老师在班上象面对出征的将士，瞪眼鼓腮地鼓舞士气，大家也都群情激昂，准备决一死战。

“今天咱们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，破釜沉舟打败三班！”班主任老师的手用力一挥。

大家兴奋地鼓掌，欢呼。

老师让我坐在球场边，为运动员服务，我的脸不知怎的红了。

说来也怪，我们班，平时爱闹点“出格”事儿，动不动就谁也不服谁的男孩子，今天统统象换了另一个人，变得那么团结、和谐，一路领先。我们班的中锋和前锋配合默契，要得三班那个高个儿象动物园的黑熊。

中锋李萌扬着一头微卷的长发，运球上篮，灵巧地躲过了对方三个队员的防守，来了个漂亮的“扣篮儿”。

嗷嗷叫好声不断。

坐在我身旁的孟丽芳痴迷地盯着李萌，娇艳的脸上闪着兴奋的神彩，自语道：“真行，她妈怎么生了这么个好孩子。”

她发现我看她，忙掩饰：“咱们班准拿冠军。”可我看她有些不自然。

他又光着脚了，闪转腾挪，象只小豹子，还不时来点逗人发笑的小动作。

猛然，球打着旋儿飞来，我“呀”了一声，捂上脸，只觉得被重重地撞了一下，仰过去，幸亏后面有人。我睁开眼，——“李萌”，他伸手拉我，抱着球气喘吁吁地朝我笑着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我躲开他的手，脸通红了，心跳急促地低下头去。他却粘着不走，我尴尬的不知所措。

“乌拉！”有人起哄，只觉得人们的眼光齐射过来，我一抽身，捧着羞红的脸钻出人群。

这是咋了？

我低头看见棕红的皮鞋上印着他的脚趾印子，忽而脚趾有点酸痛，蹲下身拿手帕擦拭。

“别擦。”同班的小迪板着脸站在我身边，我愣了一愣，惶惶地看她。她马上又做个鬼脸，然后盯着我的脚尖，哧哧一笑：“熊迹”。

我跳起来打她，她洒了一串笑声，找不见了。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擦去他的脚印的念头，心里有些异样，觉得有人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心颤得小心翼翼，躲在人们后头盯着球场，准确地讲是盯着球场上的他——那个撞了我的人。

“糟糕！”

他东躲西闪正准备投篮，对方高大的中锋一下抓住他的肩膀，生把他拽住了。

裁判的哨声猝然尖叫，人们哗然大惊。

李萌在球场上嚷着：“哥们儿，想打仗，咱们单兵较量！”

对方胖大的中锋扯着嗓子吼着：“他光进球。”很有点打抱不平的味道，逗得人们都乐了。

对方犯规，李萌执罚球。双方队员象海豹似的准备拼抢篮板球。

“嘟”，哨声一响，李萌把球一扔，窜过去，冷不防把胖大的中锋摔了个“四脚朝天”。

人们惊愕过后，转而忿忿不平。裁判老师沉着脸，把他们俩都罚下场。

我偷觑着，他坐在孟丽芳旁边（我坐过的地方），一副气汹汹的样子，孟丽芳殷勤地给他递水，一副喜滋滋的模样。

我心里有点泛酸。

.....

日记之二

夜静静的，犯困的小猫蜷缩在我的床上，象一条漂亮的围脖，毛绒绒的，透着温柔的暖意，还不时在这静夜里念着谁也听不懂的“猫经”。我抬头见桌前墙壁上贴着“宁静致远”四个字，这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写给我的，字迹遒劲而又潇洒。

“唉。”我叹了口气。往事象毛毛雨簌簌洒落，揭去了记忆的封条。

那是四年前的春天，我正上初二。

课间十分钟，我们决不放过这机会，拼命玩儿。上课铃响了，才急火火地跑进教室，惹得年轻的数学老师板了脸，我们却只觉得好笑。

“把X代入……”

正聚精会神地听课呢，两腿间

一股湿乎乎的东西流出来，“尿裤了。”我懊丧地想，一堂课听得象一盆浆糊。

中午回到家，我搂着妈妈哭了，委屈地说：“妈，我出血了。”

“成人了。”她自语道。

“真脏。”

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象以前那么洁净了，而妈妈却露着笑意：“你不懂。”

也许正是妈妈说了“你不懂”以后，我才真正觉得自己已不再是小孩子了，一天天，如小树日见丰满、葱笼，心里朦朦胧胧有着说不清的烦恼。然而，当班上有的男女同学开始眉来眼去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点瞧不起他们。

谁知怎么搞的，有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收到些信，上面净是些“爱”呀“想”呀之类的。接第一张纸条时，上面竟说：“没有你，我活不下去。”

我哧哧笑着，心想，别吹了，以前你是怎么活的？

然而昨天的事勾起一段不远的往事。

一到“五·四”青年节就要发展新团员，说真话，我对入不入团没多少兴趣，倒是听说入了团对考大学有好处，我就写了申请书。宣誓那几分钟倒是挺庄重，甚至有点神圣。

大家都在准备星期天上街的“便民服务”。李萌是组长，趁着没人凑过来，他依然象平时那样挺着高傲的鼻子，我瞥他一眼，低头画着装饰图案。他坐在我对面，那双微陷的眼睛直射在我的脸上，找我的眼睛“对光”。这位让不少女孩子失魂落魄的“哥们儿”，挺悠然地翘着细长的腿，哼哼着：

深深地凝望你的眼，
为你把眼泪擦干，
这颗心永远属于你，
告诉我不再孤单。

我脸红了。看到他脸上那蛮不在乎的神情，往日对他的几分好感顿时烟消云散了，我平静地说道：“请你走开。”

“我不走呢？”

“我走。”我恨恨地说，说罢，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。他的手突然按住我的手，语调变得柔和起来，低沉地说：“费嘴，看我的信了？”

是的，不久前我接到一封信，信上说：我是一个难配平的化学方程式。

不过写信的人说“他想试试”，滑稽。

“我不是化学方程式。”

我扬起头给他一脸冷漠。他却似乎毫不在乎，拿手蹭蹭高挺的鼻子：“你别误会，只是个比喻。”

“无聊。”我红着脸，“我没功夫误会，你那样的信我不知接了多少封。误会不起。”我抢白了他几句。

他毫不难堪，棱角突出的长方脸上带着夸张的惊诧：“是吗？这更说明我的眼力不坏。”

我莫名其妙地笑了。平心说，他是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男孩子，不过，我不想“陷”进去，起码现在我没功夫“陷”进去，我还要上大学，时间对我是很宝贵的。我给了他一个很有分寸的微笑：“你别胡缠了。”男孩子是很怕女孩子那幽幽的眼光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，这也算是“以柔克

刚”吧。

他却大言不惭地指着我说：“那么好吧，说定了我们改日再谈。”

我没答应。

“我知道女孩这时候不会轻易表态。”他玩皮地眨眨眼，扬长而去。

瞧他那样儿，我心里又气又奇。男孩子真怪！一不留神，图案上一个笑容可掬的少女添上了一缕又黑又粗的胡须。

自己也禁不住笑了。

班主任老师低头走过来，他习惯地扶扶眼镜：“刚才遇上李萌，他说你画得不错。”

我的心扑扑直跳，脸红得发涨。他走过来看着画，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再画一张吧。”

班主任瘦长的脸上挂着笑，忙说：“不用，剪块红纸贴上。”

他什么事儿都能凑合。

“现在和我们那时不一样了。”

老师年龄还谈不上“老”，说话也居然“我们，我们”的，好象是我们的“爷爷”似的。真逗。

.....

从那以后，李萌又给我接连来了几封信，我没理他。有时他故意凑过来，我就躲开。

“茄子干！”有次他这么和同学评论我。

哼！偏不理你。

今天是咋了？眼前怎么老晃着他的身影。

猫儿已沉睡，不再“念经”了，我也想躺下。

天哪！

又是春天了，转瞬之间离这女孩子的逝去已有半年，我一直没有勇气仔细翻检她的日记。然而记忆不象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那样可以随意擦去。

“你该写成小说。”妻子看完费晴的日记后，感慨万端地冲我说了一句。

“写什么？”

“就写这本日记……”

于是，本来已有些平静的心突然生出一层层涟漪。

我开始认真地阅读、冥想起来。

桔黄的台灯下，青脖绿翅的小飞虫，轻盈地飞旋着，悄然无声地落在摊开的日记本上，它若有若无的腿想站起来，然而，它的努力失败了，瘫倒了，象个随意写来的“？”，翠绿翠绿的，娇嫩动人。它大约不明白这和蔼的灯光为何这般炽热。

我用笔尖挑着，想帮它飞去，墨水却把它染得乌蓝，揉搓成一个极不规矩的“，”小得出奇。我目睹这幕惨剧，心中有些不安，便静默地空想……

它是一个象征。

日记之三

今天学校举行篝火晚会。

仲秋月儿白亮、清澄，掩去星星的光，天似乎又明亮了许多。

夜风清幽，你不注意时，它还偷偷地带些寒意。

那白天看去斑驳、黯然的教学楼，被夜晚五彩的灯光装饰着，闪烁，宛如出嫁的新娘那么鲜亮、迷人。楼顶垂下的两条竖幅上的字被灯光、月色、篝火交映着，清晰里又有点迷离：

九万里共瞩有人皆得团圆
五千年同赏无夜独占光明

篝火哧哧地冒着火苗，那么活泼、热烈，燎烤的人心绪不平。节

目也在这洋溢的激情中慢慢进入高潮。

全校活动一结束，紧接着每个班围成一个圆圈。相比较我倒喜欢班里的活动，怎么说呢，这样好象更有味儿，更有气氛。

同学们的眼睛都亮得出奇。

随着一段《回娘家》的前奏响起，一个瘦高的“新娘子”，身着花袄红裤扭着出来了，头上扎着毛巾，毛巾上插着一支红花，甩着膀子扭着，还不时跳出几个花八儿来，逗得人发笑；定睛一看，脸上竟有胡子，原是班主任。阵阵笑声此起彼伏，特别是“唉哟，我的妈呀！”一声过后，老师扭着身子蹲下，一拍膝盖，真是维妙维肖。

老师深深地鞠躬，掌声迭起。

小迪穿着借来的西装套裙，虽有些宽大，人却显得更灵巧。她模仿着歌星的气派，动不动就“好，谢谢各位。”明亮的眸子闪着动人的神彩。

“下面请我们班的白马王子李萌表演”。

话音未落，李萌象阵旋风似的跑上场，他两脚不停地跳着，象拳击手的预备动作。今天他没赤脚，脚蹬红黑相间的霹雳鞋，穿着牛仔裤、火红的衬衫，头发象吹了风似的。

“下面，我给大家演唱《寂寞的小男孩》”。他一扬手，潇洒地打了个响指：“卡拉，OK。”

伴唱带放出了舒缓、飘逸的乐曲。他立刻进入了角色，眼睛里透着深沉的幽光：